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醒世恒言 第二十四回 雪照園綠衣報主

人心無義不如禽，禽鳥含靈亦有仁。  
放龜反顧如初鑄，歸雁過空寄好音。  
更有綠衣知報主，應羞世上負心人。

黃雀銜環因感德，隋蛇獻寶為知恩。

話說唐明皇天寶三年，明皇與貴妃閒遊內苑之中，名花異卉，無所不備，同賞蓮花，帝指貴妃說：「爭如我解語花耶？」共玩牡丹時，貴妃以一指拈之，指甲上曾描唇上胭脂，遂沾於花瓣之上。明年牡丹開時，枝枝都有一瓣胭脂紅色，明皇謂之「一捻紅」。學士李正封獻詩曰：「國色朝酣酒，天香夜染衣。」明皇笑謂貴妃曰：「卿早起多飲一杯酒，則正封之詩為不妄矣。」台榭之美，苑囿之佳，自不必說，其中只少一個鸚鵡飛翔。貴妃遣人出外尋覓，各處訪問，非止一日，不能得有。不想長安城中，有一富豪之家，姓楊，名崇義，家中蓄一鸚鵡，翠羽朱唇，能會言語，崇義酷愛之。這崇義家資巨萬，為人豪放，只貪花酒，錢財倒不鄙吝的。娶個劉氏，卻是個青樓出身，因他有顏色，前妻死了，就以他為妻。這崇義平日卻與鄰人李奔往來，終日飲酒交遊，甚是情厚。誰知崇義是個豪爽的人，倒無二心，不料這李奔卻是個陰險小人，雖然終日與崇義往來，一心只是謀騙他錢物。

一日，長安門外有個雪照園，乃是個勳戚之家的。這勳戚因惱了李林甫，被貶竄削籍，子孫窮了，要賣與人。這崇義因有了家事，思量買了這花園，以為遊樂之所，就去央李奔，要他問個價兒，李奔便起謀心，直來見了那勳戚之子，說了來歷。開口要一千兩銀子，李奔笑道：「若官人真個只要一千兩銀子時，包管在小人身上，只是成交立契之時，官人不消來當面成亭，只著一位盛使來罷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只要一千兩。隨你怎生去做。」登時就親筆寫了一張出帳、一張賣契，四至分明，盡數賣與某處為業。李奔一手接了文契，道：「待小子取了銀子來時，然後求官人著一個押，中人少不得是小子李奔了。」那人點頭，就差兩個家人，同了李奔去。李奔辭別出來，就請他兩個上店，吃了半日酒，卻與二人商議道：「這雪照園大得緊哩，便三千兩也是足值的，你家主人如何一千就肯賣了？」二人道：「只是急於要賣來使用，故此論不得價錢。」李奔道：「如今我有一個相識要買，倒肯出價錢的，若賣到一千之外時，我與你二位對分何如？」二人大喜，應允了。李奔道：「你只在此等候，待我去講端正了，卻來同你們去兌銀子。」於是李奔取了文契，竟到崇義家來，如此如此說了。說：「他這花園起名『雪照園』，卻要三千兩銀子哩，若是肯兌足銀子，明日就是你管業了。」崇義心愛那花園，那爭銀子，一口應承，立時就走進去，兌了三千白銀，一封封遞與李奔。李奔道：「且住，他有兩個家人在外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跑將出來，叫了兩個家人，一同拿到酒店內，李奔就偏得了一千，拿出一千來，與他二人分了。然後將一千來見了賣主，著了花押，仍將契來，付與崇義。崇義看了大喜，收了文契，置酒相待，又取出五十兩中人錢奉謝。不曉得這李奔，已是偏手到得個一大半哩。次日崇義就到城外看了花園，四面牆垣俱塌了，須要修整；裡面樓閣花木，也都要葺治一番，崇義就在城外住下，整整修理了三個多月。怎見得這雪照園的好處？杜撰得《西江月》詞一首為證：

四香閣沉檀闌檻，百花亭紅紫芳菲。黃鸝紫燕鬥春輝，曲沼方塘戲水。

鎮日園林無事，琴棋詩酒堪攜。更思得意十分時，覓個佳人作侶。

崇義十分快活，住在園中，就不想歸去了。到甚喜這李奔湊趣，自此將這李奔，當個骨肉至親相待。

一日，對李奔說道：「如今貴妃娘娘遣人，在外面尋取綠鸚鵡，為上林之玩，不知我家中倒藏著一個哩，你卻不可向人說。我與你固在至交，才與你說，只我這園中，也須得放那鸚鵡在內才好。只是無人去取，須是你與我取出城來，養在這園中，飛來飛去，豈不美哉！但要煩你小心在意，不可令一人知覺。」李奔聽了，心中暗想道：「宮中尚少此鳥，他家倒有，他今要我去取，我不如且去取了出來，獻上宮中，可不得一個重重的賞賜麼？」一時間，還那裡管得是好朋友的朋友的千係？一面思忖，一面應了。回到崇義家中，這李奔就膽大了，不管內外，一直往裡面竊走，各處尋遍，不見鸚鵡兒。也是悔氣，一尋直尋到那劉氏臥房門邊，恰好劉氏晝臥在內。這李奔就丟下了尋鸚鵡的機謀，又起了一點欺心，遂與這劉氏私下通了。這劉氏原是個娼妓出身，雖到崇義家中日久，那些迎新送舊的心，如何就肯忘了？自此倒與這李奔相好，反嫌起崇義來。李奔對劉氏道：「我要取這鸚鵡去出首了，何如？」劉氏道：「若恁地時，你再不好到我家中來了，只是好好與他藏在家中，使他戀在城外，卻不好麼？」李奔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就向劉氏道：「如今鸚鵡藏在那裡？」劉氏指著一個書閣道：「在這閣兒下，小園之內。」李奔道：「藏著不拿出城罷。」自到城外，回復崇義，只說城門上恐露出不便。崇義道：「也罷，也罷，若做出來，倒是千係。」隨留李奔同在園中，玩耍不題。

卻說那時，朝中用了李林甫，宮中寵了楊貴妃，弄得人民不安，天下思亂。有那安祿山，做了范陽節度使，心猶不足，楊國忠又包藏著禍心，故意激這安祿山造反，安祿山卻因明皇待他甚厚，不忍負心，當不過楊國忠又結連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共排祿山。於是祿山造反，自范陽引兵而南，長安震駭。不半年，祿山陷了東京，明皇與國忠計議，遁走西蜀，長安百姓盡數逃竄，車駕出了延秋門，城中尚有不能逃走的，都關了門，躲在家內。李奔乘著這個機會，就勸崇義逃走。崇義真個棄了家產，獨自一個往外亂走。這李奔就走到崇義家住下，與那劉氏做了一處，道：「莫慌，莫慌，難道這長安城都走空了麼？少不得我與你好做長久之計哩。」

卻說明皇車駕出了長安，行了半日，日午過了，尚未得食。國忠買了幾個胡餅獻上，隨從的吃了些粗糲米飯，將到馬嵬驛，將士都飢餓了，一齊說：「禍亂皆由楊國忠而起，他如此肥胖，何不殺他為食！」因此眾人齊上，把槍刺殺了楊國忠，又啟奏道：「國忠謀反伏誅，貴妃不應供奉，須縊死貴妃，眾兵才肯前行哩。」事出無奈，明皇只得割恩正法，著高力士引了貴妃，到佛堂之內，縊殺了。正是：

可憐解語生香美，化作黃埃白草飛。

然後眾兵士一同前行，到了蜀中，明皇傳詔，起用郭子儀為東京留守。郭子儀聞命即行，統領十萬河朔強兵，不一月，就克復了東京。安祿山養子史思明，見子儀統兵勢大，力不能支，遂命帳下李豬兒，持刀把安祿山砍腹破腸，血流滿牀而死，然後舉兵走了。因此郭子儀迎復明皇還京。

卻說那崇義也逃出在外，後來打探得郭子儀復了東京，明皇都還朝了，他一步步也挨了回來。只是身邊沒有盤纏，一路尋思：「不知我家中還好否？家事想已搶散了，不知我那心愛的鸚鵡還在不在哩！家資倒也罷了，只留得這鸚鵡還好。」又行了數日，卻喜到了家中，舉步進門，喜得門庭如舊，聽得裡面叫道：「主人回，主人回！」仔細聽了，正是那心愛的鸚鵡叫哩。這日李奔正與劉氏在內飲酒，卻算計道：「崇義不知逃到那裡去了，料來也不能夠得還家哩，這時候可也凍餓死了。」正在那裡說，只聽得鸚鵡兒喳喳的叫個不住，只叫「主人回，主人回」，李奔動心，立起身走到外面，卻好崇義也將進內門，兩人打個照面，李奔倒大大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楊兄，你從那裡逃避，今日才得回來？」崇義見李奔從裡面走出，心下才疑道：「他前日叫我速速逃走，他如何倒在我家出來？」劉氏在內，聽得講話，連連也走出來，見了崇義，假意哭道：「一向候你不回，叫我在家受苦。虧得這李官人，常常在此看顧，故此家中雖遭亂離，還不甚失脫哩。」哭了一回，這李奔又起了不良之心，不辭崇義，就走到外邊尋了一把短刀，藏在懷裡，急急走進，扯著崇義道：「一向久闊了，如今就借府上，我與你相聚一相聚。」又笑著說道：「你這後園花都開了，有大嫂在此不便，我與你同到後面園中看看。」崇義心疑，不肯同走，劉氏說道：「何妨便同去走走。」李奔見他不肯去，也不由分說，就向懷中取出短刀，一刀把個崇義殺了。劉氏也大吃一驚，道：「你殺他怎的！」李奔道：「你丈夫出外許久，人也都知道的，我今日就殺了他，省得外人疑心，只說他並不曾回就罷了。殺了乾淨，我不與你得個長久安心麼？」劉氏點頭道：「這如今他的屍首，卻怎生樣處？」李奔道：「你後園中不有個枯井麼？將他丟在裡頭就是。」自家就一把捉了，叫劉氏向前開門，就往

後面走了去。

卻說崇義回家，難道真個就沒一人看見的麼？恰好就在李奔對門，有個林小一，這林小一是個窮人，一向虧著楊崇義時常資助他些本錢，生理過活。只因祿山犯了東京，崇義又出外了幾時，小一沒了靠山，度日窮苦。這日遠遠望見崇義回家，等不得逕到他家，要見一面，因此看見崇義進去了一會，林小一慢慢走入中堂，叫一聲：「楊員外，小人要求見一見哩。」叫了半日，並無人應，倒是那鸚鵡在內應著道：「李奔殺了，李奔殺了！」這小一聽了吃驚，立住腳只顧聽，裡面只顧叫。小一道：「作怪，作怪，這又不是人應，倒像個鳥兒叫哩。」又叫幾聲：「裡面有人麼？」卻好李奔已同劉氏藏好了崇義屍首，正走出來，只聽得外面有人叫響。李奔走出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卻認得是對門林小一，便開口嚷道：「人家各有個內外，為何不見個人，只顧在此大驚小怪，叫些甚的？」小一道：「我自來尋楊員外，又不叫你，這所在又不是你家裡，如何開口嚷人什麼內外不內外！」李奔聽說不是他家裡，就大怒罵道：「你這潑殺才，誰與你論黃數黑的，什麼你家我家！」林小一見他亂罵，只不理他，卻又走進一步，叫聲：「楊員外！」只聽那鸚鵡又應道：「李奔殺了！」這李奔心慌，便對小一道：「那楊員外自從逃出，並未回家。托我替他看守家裡，你曾見他幾時回來？只管楊員外，鳥員外的叫些什麼？」小一道：「我方才跟著楊員外進來的，如何說不曾回來？你可聽得裡面應聲麼？」小一故意大聲的喊叫：「楊員外！出來和你說話。」只聽那鸚鵡可霎作怪，也大聲的喊叫道：「李奔殺了！」小一道：「你可聽見麼？」便一把手扭住了李奔，死也不肯放手。裡面劉氏急了，走將出來道：「小一官，何故相關？你莫不又要借貸些本錢哩？放了手，我與你十來兩銀子就是。」小一睜著兩眼道：「誰要問你借銀子？」一口就咬定道：「你二人做得好事！活活把個楊員外斷送到那裡去了？」劉氏心虛，反向著小一笑道：「小一哥，休得取笑！你要銀子，有在這裡，再不然我陪你一杯酒兒麼？你放了他。」這李奔死掙不脫，那裡溜走得去。小一使罵道：「不害羞的鳥婆娘！誰要你陪酒！」隨一把將李奔扯到街心，大喊：「殺人的在這裡！地方可來拿住！」鄰舍人等，也一向知他乾的歹事，真個走來，將李奔捆縛了。小一做事老到，復身進去，一手取了那鸚鵡，連架兒拿在手裡；一手又扯了那婦人，走出來，同了地方鄰里，一直跑到府前。

正值府官升堂，比較錢糧。小一就在外喊叫。那劉氏也冤天冤地的只是哭，李奔已是嚇得呆了。知府叫拘了一干人犯，進去跪下。林小一上前，這般如此，一一說了：「如今現有鸚鵡為證。」府官笑道：「你這廝胡說！難道憑這個扁毛的畜生，就斷李奔一個殺人死罪麼？」小一應道：「現如今扁毛的倒有仁義，強如那負心的人沒仁義哩！老爺不信時，可問他麼？」知府果問道：「那楊崇義如今可在家麼？」鸚鵡應聲叫道：「李奔殺了，李奔殺了！」知府也駭然。問了一回，李奔只是抵賴。知府喝令將李奔夾了一夾棍，劉氏撈了一撈，都不肯招。林小一又上前稟道：「是小人同楊崇義進門的，不曾看見出來，他就謀死了。但他屍骸還不曾出外，老爺差官，同小人們到他家中，搜出屍首，就不消再問了。」知府點頭道：「說得有理。但此人命大事，本府便親自去看一看。」隨即打轎，一同出了衙門。小一又一手提了那鸚鵡，走到楊崇義家，各處尋遍，再無尋處。小一慌了，對著那鸚鵡說道：「鸚哥，鸚哥，你有心要報主人的冤讎，如何不說你主人殺在那裡哩？」鸚鵡叫道：「井裡，井裡！」眾人都聽見是「井裡，井裡」，卻沒有井。直從灶下尋到後門，果然有口枯井。眾人一齊嚷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」官府隨取牢中一個該死的囚犯來，說道：「汝可下去，撈得屍首起時，我就免了你死罪。」這人慌忙用繩牽了，弔著一個大蔑籃，放將下去。原來是個枯井，只見一個臭皮囊，側豎在井底裡。這罪囚忙忙將來拖在籃內，連自己弔了起來。眾人一齊擁看，喊道：「這不是楊崇義是誰！」知府大怒，就在井邊將李奔和劉氏各痛責了五十板，登時做了一個雙連枷，將李奔、劉氏二人枷了，遍遊四門示眾後，關下了死囚牢內，就放了那下井的犯人。知府說道：「人只說鸚鵡能言爭似鳳，誰知能辯此奇冤！」即便修了一本，連這鸚鵡進到聖上。明皇見了，忽然想起貴妃娘娘來，心下悲感了一回，敕封這鸚鵡為綠衣使者，收養在上林苑處。林小一仗義雪冤，剪除淫惡，旌為良民，著他埋葬了楊崇義，就領了崇義的家業。其時李林甫已死，那雪照園仍歸勳戚人家去了。李奔、劉氏不待秋審，立時碎剮了劉氏，梟斬了李奔，以正其法。

結髮起奸心，靈禽知報主。  
赫赫有皇天，雙雙斬東市。  
嗟哉綠衣使，全仁復全義。  
天下負心人，視此汗如泚。